

# 必须做饭到我要做饭

◎辽溪

网上买的小柜子到货了,我心爱的餐具、小物件终于有了好归宿。看着它们舒适地待在那里,心里不由自主地谋划着今天的晚餐,什么颜色的蔬菜该用哪款餐具来配。

我时常往家里添置物品,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多了一件物品那么简单,在我看来意味着我的生活因此多了维度与层次。爱人曾经很不解,说我乱买东西,但是见我因此更加细致地生活,更加努力建构一个良好运转的日常以后,就笑而不语了。

小柜子的到来促使我重新安排家居布置。那个小巧的圆形木桌拿到阳台,又搬过去两把木椅子,终于实现了在阳台上吃晚餐的愿望。说起吃饭,忽然想起儿子上高中的时候,家长群里极度活跃,越临近高考越热闹,有打听高考信息的、有打听孩子排名的,最多的是妈妈们晒精心制作的高考生营养美食。我也时常晒一下,但又忍不住吐槽:什么时候能不用挖空心思做饭就好了,等儿子上了大学,做饭、吃饭从

简!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,妈妈们感慨万千——这三年好像把一辈子的饭都做完了似的,特别是那些厨艺不佳的妈妈,为了孩子吃上可口的饭菜,有苦练厨艺的、有请做饭阿姨的、有去饭店订餐的……那时我住的单元里,3家有高考生,前楼还有两家,电梯里常常遇见大包小裹买菜回来的妈妈,想象着她们让孩子带上的色香味俱全的便当。

如今孩子们各奔前程,奔赴四面八方去求学,一个阶段内尘埃落定,家长群里悄无声息了。我只是好奇,妈妈们都在吃什么?我也一度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做饭了,简简单单地煮个面果腹就好,但并没有。每天下班路上就开始想晚餐吃什么,即使是简简单单的一碗面,也要挑浇头,香菇肉末、鸡蛋番茄汁,还是雪菜肉丝?双休日更会耐心熬一锅靓汤,花时间制作山楂酱,然后为了山楂酱赶紧去楼下小超市买吐司。曾经那个咬牙切齿地发誓不做饭的我哪去了?

当初做饭以孩子为主的时候,关注的是营养搭配、新鲜可口,并且还要时时花样翻新,着实不易,令我

这个笨厨娘心力交瘁。孩子离家上学,生活又回归到“一屋二人三餐四季”的节奏,当做饭不再是责任、不再是任务时,想吃什么做什么,无压力的心瞬间无比轻松,慢慢地它居然成了我纯粹的爱好,为此付出的时间成本与做饭带来的愉悦感相比,完全可以忽略不计,并在其中逐渐发现烹饪美学对生活的意义。

美食能代替言语表达情感,追求色香味俱全的菜品,精心选择的盛放餐具、吃饭的礼仪和仪式感,慢慢地借此形成新的生活态度。我端着青花瓷的碗,举着一箸菜,对我爱的人说“多吃点”,亲切自然,是不是远比那句“我爱你”更适合中国人?而他亦从陶瓦罐里舀出一勺汤,递给我说:“你今天熬的汤很好喝,再喝点。”如水流年里,寻常的诗意与无声亚光的温暖,令眼前这个世界奇幻又美好!

当初是“要做饭”,而现在是“爱做饭”。人活一世,活的是一饭一蔬、是当下和远方,也活的是自爱和爱人。烟火温暖了日常,心便舒展起来,顺便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,我想,这样的人生,就很好。

## 地生姜

◎陆遥

地生姜形状似生姜,也有人称其为外国芋艿。因产地来自北美,所以又管它叫洋姜或鬼子姜。地生姜生命力极强,只要有土壤,它就会生长。

我对于地生姜可谓是有情有独钟。48年前,在上海工作的父亲撒手人寰,体弱多病的母亲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,带着我们在海门艰难度日。记得小学一年级时的初冬,因为没鞋,我赤脚回到家里,又冷又饿,突然闻到一股馥郁的香味。我嗅着鼻子来到灶屋,意外发现灶边有两碗热气腾腾、形状像芋头片的菜肴,香气扑鼻。母亲脸上泛起了久违的笑容,说这是从外婆家挖来的地生姜,夹了一块薄片送进我嘴里。那东西口感嫩嫩脆脆,微苦中夹有一丝甜,在舌尖弥漫开来,太好吃了!我边嘟囔着,边将一碗撒着葱花的炒地生姜来了个风卷残云。那以后,贤惠的母亲在沟边隙地种了地生姜。

每年的春天,一株株紧挨在一起的地生姜苗破土而出。随着气温的升高和春雨的滋润,地生姜秆“噌噌”地往上蹿。到了夏天,亭亭玉立的青秆顶上开出了一朵朵金黄的花朵,散发出一缕缕淡淡馨香在我闻来,足以跟那些雍容华贵的名花媲美。当一朵朵黄花渐渐消失时,便迎来了地生姜收获的季节。那一块块色泽暗红、疙里疙瘩的地生姜被我们装进竹篮拎回家去。洗净后的地生姜被母亲变着戏法似的用各种方式做给我们吃;吃不掉的,腌成咸姜,成为冬天没有蔬菜时最佳的下饭菜。

地生姜有个特点,只要种下一株,来年就是一片;哪怕头年挖得再干净,地里留下的茎干,来年也会春风吹又生,长得层层叠叠、伸向远方。那时我们那边几乎家家种地生姜,靠着它,农家人成功度过饥荒、度过青黄不接。

地生姜还是一味中药,味甘、凉,入肝经,有疏肝清热、明目益睛之功,适用于眼目干涩、目赤肿痛等。从中提取的菊芋低聚果糖被誉为是21世纪的人体卫士。

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和物质水平的提高,现在农家餐桌上各种美食应有尽有,在农村也看不到昔日金花怒放、随风摇曳成片的地生姜了。两年前在一次和朋友聚餐时,我又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稀罕物——一盆腌制过的地生姜片,让我迫不及待尝鲜解馋。那个香、那个脆,弥漫在唇齿间,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。

妻子听说后,特意从娘家挖来几株地生姜秧苗,栽种在老宅的小桥边。去年初冬,收获形状各异、大大小小的地生姜足足两大桶。吃不了的除送人外,妻子还腌制了一小缸。她在装满姜的坛子里倒上一瓶高度白酒和一瓶鲜酱油后,封紧坛口。过上一月开坛时,奇香四溢。

地生姜是大自然的一种馈赠。它将丰硕的果实奉献给了人类,自己只留下些许茎干,经过风霜雪雨的搏击后,等和煦的春风吹拂时,它们又将破土而出,再次绽放生命之花。

投稿邮箱:2457901059@qq.com



## 买张年票爬五山

◎丁维香

年初在手机上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张狼山森林公园的年票。朋友说,从海安大老远地跑去爬狼山,油钱、过路费算下来不止门票钱;再说,偶尔玩一次新鲜,次数多了就感到没啥意思了。我不以为然,一张年票可以玩狼山、军山、剑山和啬园,而且无限次,太合算了。爬山既可以欣赏美景,也是一项很好的运动,一举多得,何乐不为。这一爬,就从春爬到了冬。

狼山是以前就去过多次的,节假日或是外地亲友来南通,去狼山游玩是保留节目。但是,几乎每一次登狼山都会有新的发现、新的感受,风景是越来越美,真是百看不厌。年票买好,首先要去的当然还是狼山。缆车是不考虑的,爬山的乐趣就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。这几年腿关节有些不太好,身手也不那么矫

健了,但还不至于体力不支。爬爬歇歇,走走停停,正好可以一路走一路看风景,“慢慢走,欣赏啊!”

因为疫情,旅游景点一度暂停开放。本以为年票要缩水,一看手机上的通告,哈,日期顺延,今年错过的明年补上。

疫情缓解重新开放后,迫不及待地去爬军山和剑山。说实话,早年是听说南通有“五山”,但是其他四山好像只在传说中,虽闻其名却从未见过庐山真面目。老实说,去之前也是不抱太大希望的,一个土堆?一片荒野?没想到,这不见不知道,一见吓一跳,不是惊吓是惊喜,大大的惊喜!可以说军山和剑山之美不亚于狼山,相见恨晚。

今夏天气特别的炎热,气温高,可我爬山的热情更高。而且到山上去还能避暑呢,山外骄阳似火,山中别有洞天。树高林密,浓荫匝地;微风阵阵,鸟鸣山幽——真如置身世

外桃源一般,心旷神怡!就是热也不怕,爬山就是来出力流汗的。我特别爱出汗,走不了几步就汗流浹背的。和我同去的姐姐奇怪她也一样爬山,怎么不出汗,姨侄笑道:“姨比你多背30斤肉,自然要吃力得多。”哈,这讨厌的30斤,下决心争取甩掉10斤,爬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爬山还收获了意料之外的乐趣。在山上邂逅了可爱的野猫。虽是野猫却一点也不“野”,对人非常友好,很温顺。我是个喜欢小动物的人,初见它们时很担心这些小东西,没家没舍、缺吃少喝的,好可怜!其实,我的担心是多余的,原来它们是游客的“团宠”呢。在军山顶普陀别院前的空地上,好几个小孩子把自己的零食拿出来和猫分享,姐姐的小孙女朵朵跟每只猫都很熟悉,看得出来已经来喂过多次了。

朋友打电话问:“在哪儿呢?”常答:“在爬山。”哈,爬出瘾来了。